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九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
者敬人朱子曰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
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德本記甲九

此亦妄人也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可盡我猶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耻知耻則進學不得不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

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
以則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右兼言仁禮

易大傳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其全章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

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云下文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曰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慶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春秋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德心記甲九

者三下展禽杜氏曰柳下惠也文仲知下惠之賢而使之

下位○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

妾織

蒲二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案藻梳

仲居蔡山案藻梳何如其知也朱子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

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楊氏曰以山案藻

梳居蔡是猶以已養養鳥也焉得知○南軒曰所貴乎知者為

其明義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理而

悖於義孰大於是○按禮記縱逆祀躋僖祀爰居鳥

家不藏止故南軒以為僭上曰爰居上於魯東門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文二年○愚按孔子之言雖為臧文仲而發然即其所謂不仁不知者則仁知之義可知矣蓋舍其所當用之人而使澤不得以及民爭其所不當爭之利而使民不得以自養此文仲之不仁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居顯位者其可不以舉賢揚善為事乎食厚祿者其可不以捐利予民為心乎去其不仁者則仁可幾矣龜所

以卜而居之以華侈之室而不知其亡益躋後君於先君之上而不知其非禮海鳥而祀之以盛樂而不知其不能享此文仲之不知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凡求媚於鬼神要福於冥漠而不循其禮之正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其可不戒之乎去其不知者則知可幾矣若徒知文仲之失而無自反自克之功則雖終日誦聖經之訓言銖較古人之失得終於亡補而已

論語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智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可謂仁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効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而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者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其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而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信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効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効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

禮記甲九 四

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効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為之爾○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問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我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所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無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畲而象曰未富也蓋此義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見

前言仁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朱子曰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碍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

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体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智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實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閑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攘紛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運自有互相發明也○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復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成學者是未熟成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為靜仁為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

流也記甲九

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別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未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体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

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

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

為用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

去爾所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

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

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

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下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學也如此○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在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

為先知打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智之用告樊

運却不告之以仁智之體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尋常說仁智一个是慈愛一个是辨

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

禮記甲九

六

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况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而可以盡

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中庸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

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

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集

畧程子曰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及物即是智○呂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

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也天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

人有是形而為形所蔽故有內外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以矣反乎性之端則安有誠義之異內外之別哉

故具仁與智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朱子曰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孟子曰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朱子曰學不倦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

德志記甲九

七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朱子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此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上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

奏特樂之一事爾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天下皆有當務蓋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喻特言舍大而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細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右兼言仁智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鄭氏曰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乃所以

成身

右兼言仁孝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朱子曰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蒞之則民不敬

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

莊以莊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其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問知及仁守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莊之以後是說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已也仁能守之則在已者實矣又須莊以莊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

孟子曰愛人弗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

讀本記甲九

九

右兼言智仁禮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曰明足以

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智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智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慾然去私慾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智至於教人當以智為先○問子罕智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為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麼事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今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憂似未是

仁先生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明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孟子說既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明而反憚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

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朱子曰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如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七記甲九

十

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此章當連天下之達道五參看○朱子曰謂之

矣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輯畧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又曰智知仁守勇決○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是而

不求自私自者徇人欲而志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習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之指惟呂氏之言淵懇有味庶幾得之

右兼言智仁勇

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

所取材

朱子曰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南軒曰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言此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南軒曰夫子路自負其

讀本記甲九

十一

勇不避禍害故夫子因其病而救之以為死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此乃行三軍之道也若徒以暴虎馮河為勇則將至於輕犯禍害豈君子之所貴乎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

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理義所發

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

以篤周柝以對

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養大勇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矣。南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為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矣。曾子聞大勇於夫子章已見前養氣篇

讀本記甲九

十一

揚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
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
生動其心其於勇也其庶乎

或曰顏子之為人近於怯程子曰孰勇於
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若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
勇矣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聘義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
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右專言勇

按左氏晉狼曠為右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

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狼曠在春秋未得為賢大夫而所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言有可取者故附此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仲虺稱湯之詞全章見

記乙

記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朱曰察理不精則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豈為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

續志死甲九

十四

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

萬章問不見諸侯章全文見丁記。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見前仁義篇

張子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於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

也當合內外之道

右兼言禮義

續志元甲九

卷十五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鄭氏曰禮所以節正

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樂所以

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

大夏大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氏以陰德為男女之情既未滴當而康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

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

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

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

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

類後鄭之說如此正義從之亦未見其必然更詳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禮樂通孟樂損益並行則四者乃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

曰產曰正義曰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諧萬

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知化產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

禮記記甲九

十六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

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

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

知其過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

於文也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

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

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

數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

蓋文莫備於周大体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

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不仁如禮樂何章見前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朱子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言禮樂之

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小字樂只是一个小和只此两字含多小義押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两倚一不正便是無序

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

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曰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

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

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

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水記甲九

十七

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正義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

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

體故云所以脩外也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

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

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

正也上文云樂之隆非極者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若矣大饗之禮尚

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云云。正義曰以玄酒腥魚大羹非極口腹也以朱弦疏越非極耳自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

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氏曰理猶性也

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

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

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

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

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

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

禮記甲九

大

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

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

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

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鄭氏曰欲其然口平義曰

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

肉之愛睦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樂由中出鄭氏曰和禮自外作敬在樂由中出

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文猶動也

大樂必易大禮

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鄭氏曰言順天

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

不失其性

節故祀天祭地

成物有功報焉

明則有禮樂

教人者

幽則有鬼神

助天地成物者

也正義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休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

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

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詳見後卷○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讀書記甲九

九

鬼神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問云云朱子曰禮主戒樂主盈鬼神

亦只是屈伸之理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如此則四海

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

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

相洽也

洽猶因述也○正義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玄商別調是異文無不觀愛是合愛

也樂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正所以相因述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

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

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之文

也鄭氏曰綴謂鄭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域也正義曰綴者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周謂行禮周典回旋也禘謂袒上衣而

露禘也夔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夔不盛者尚文故湯故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

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氏曰化猶生也樂由別謂形体異也

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田地不可

移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

興禮樂也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謂暢陰陽是天

詩書記甲九

二十

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

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

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

所與民同也言情官所制先王所專也○正義曰論倫云云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

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愛云云者賀瑒曰八音宜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

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心云云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云云者外貌莊敬恭慎

是禮之節制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

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言樂法陽而生禮法

陰而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鬼神謂先聖先賢故聖人作

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

矣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

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

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或問天高

讀本記甲九

地下三段朱子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

文如中庸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云

云只是說得倉文意不溜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

人做這箇去合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

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

然合當如此○愚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

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

上地卑而居下物生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

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

賓主下及於輿臺阜隸等級分明不相混亂即萬物散殊之象

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

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和合故能化生

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為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角祉陽也商羽

陰也六律陽也六呂陰也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與天地之

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春作夏

長氣之伸也陽之屬也秋歛冬藏氣之屈也陰之屬也樂率陽

主乎流動故曰敦和率神而從天禮本陰主乎凝定故曰別宜
若鬼而從地所謂鬼神者屈伸而已注疏以聖人賢人之神主
之恐非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地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輝也形體貌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

讀本記甲九 卷三

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

和也
齊讀為躒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正義曰地氣上躒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

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陰陽相摩者摩謂切迫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細別言之耳○朱子嘗舉此章再三歎息愚按此章蓋詳析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躒至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煥然矣動靜言物之性有動者有靜者方以聚類猶燥濕之異趨物以羣分猶飛走之殊類凡皆為散殊而言注疏之說恐非

樂者大始而禮居成物
著之吉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 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

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爾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樂象於天天為生物

之始著猶動也是樂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曰禮居成物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

故乾象曰天行健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象曰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也一動一靜天地

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

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愚按此章亦准廣前章之指樂著大始禮居成物注疏得之但禮以稟六氣以成於物一句辭義不

明似有舛誤當云禮法於地地稟天之氣以成物故云禮居成物樂著大始注訓著為顯著不息云云則訓著為明白愚謂三

著字皆當訓顯而音同著尊之著著之為言顯也蓋與乎上而不息者天地與乎下而不動者地也此天地之定体前章所謂

禮記甲九

天地之序也而陰陽二氣一動一靜循環於兩間者此天地之

妙用前章所謂天地之和是也蓋必有自然之序然後有自然之和故聖人曰禮樂云而不曰樂禮周子所謂

禮先而樂後程子所謂無序則不和皆此意也

夫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

酒之流生禍也鄭氏曰以穀食犬豕為黍為作也言黍

醕以致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

以備酒禍焉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

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

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

問反大事謂死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正義曰士之饗禮唯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

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云云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綴止也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

止淫邪也其感人云云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故感動人深也○愚按有變事而無禮則哀必過有大福而無禮則樂必淫哀

樂之分皆以禮終所以約其情使合於中也禮之為用大矣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鄭氏曰油然而生好兒也易

禮記記甲九

廿四

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也故德輝動於內而

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朱子

曰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為是。又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

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或問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也今日鄙詐之心易慢之心何耶愚謂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

而為之主外兒不莊不敬則易慢入而為之主既為主平內非心而何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

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鄭氏曰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

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

禮記甲九

三五

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濫於聲樂不能止也禮得其

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程子曰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性情之正。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強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

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鄭氏曰樂出而樂樂不反禮有往來

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

情反始也自生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言作樂之時樂庶肯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也

禮報

禮報

者云云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云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為樂名以受施慶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云云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石繆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云云首樂但施恩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有情但先祖既為始於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鄭氏曰同和合禮也異尊卑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值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值猶依象也降下也與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

萬物大小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

焉

言天地將為之昭明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云云禮見於貌行

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曰情禮在於貌故云理樂統同云云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也窮本云云者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窮原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為善是知變也著誠云云者誠謂誠信也偽謂虛詐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虛偽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敷衍唯禮知之故云云也值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值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值依天之情也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云也降興云云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

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及於禮

云云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

俵俵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

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

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如此則

禮之記甲九

二十七

無以祖洽於衆也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如無以合和衆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

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

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

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鳴中采齊客出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

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

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雅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鷲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正義曰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堂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此五事摠為九也○按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人已鄭氏云事之謂立置於位聖人已者是聖人也正義推說謂苟能知此四事雖在賦畝衆人奉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本指恐不如此近世慈湖楊氏有問居解此一節云賦畝之

禮記甲九

二十八

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其前而昧者不知也又曰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即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靜一體雜物我裂語嘿判本末者不足以與此也揚氏之說頗有意味姑附此以俟講論○君子知仁鄭氏曰知禮樂所存愚謂兩君相見禮樂並興敬而文和而節於此可見天理流行之妙故曰知仁焉蓋禮樂之中有仁而仁不在禮樂之外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備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

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充也敗謂禍災

敢問何謂五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

讀書記甲集九

二十九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何謂三無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敢問何詩近之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漢書記甲九

二十

為政教以安民則安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効之此非有升降揖遜之禮也
曰此五節從輕漸至於重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

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

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習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致堂胡氏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

所安比日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劉向
請與辟雍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
獲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云云彼庠序之群處雅頌之聲音揖遜之威儀特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於虛偽之域不若
不行之愈也

右兼言禮樂

